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

(第1—4分冊)

馬克思
法 兰 西 內 战

第 一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恩格斯：卡·馬克思著“法兰西內战”一书导言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	1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	26
法兰西內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39
一	41
二	55
三	67
四	87
附录	106
一	106
二	107
“法兰西內战”草稿	111
“法兰西內战”初稿	113
国防政府	113
公社	161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161
2. 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163
3. 一般措施	164

4. 公安措施	166
5. 财政措施	169
公社	170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170
公社的性质	174
农民	186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190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191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193
公社(社会措施)	195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200
* 片断	207
“法兰西内战”二稿	218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議員特罗胥、法夫尔、 皮卡尔、費里	218
(2) 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約	223
(3) 地主议会	229
(5) 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馬。 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232
(6) 公社	244
(7) 結束語	251
* 片断	255
注释	271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卡·馬克思著“法兰西內战”

一书导言¹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內战”并給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簡略地談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內战”引証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內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²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們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終結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們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馬克思預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經預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謂解放战争³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預言不是已經証实了嗎？我們不是又經

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統治，非常法和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蠱惑家的迫害⁴，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橫，一絲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憤恨地解释法律嗎？

这样一个預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薩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語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⁵，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証实了嗎？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嗎？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內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魯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慣于在“神圣的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嗎？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經常悬在我們头上嗎？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皇帝間一切用书面文件結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結局絕對不能預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給 1 500 万或 2 000 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躪；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連軍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預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們也就更應該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讀到这两篇光輝証明 1870 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預見性而大

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柏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

的自由派資產者舉行了要求改革的宴會，目的是要實現一種可能使他們的政黨獲得統治的選舉改革。對政府進行的鬥爭日益迫使他們去求助於民眾，於是他們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讓給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急進階層和共和階層。可是，在這些階層後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們從1830年起已經得到了比那些資產者以至共和黨人所設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獨立性。當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危機的時候，工人們就開始了街壘戰；路易-菲力普消失了，選舉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國，而勝利的工人們甚至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至於這個社會共和國究竟是什麼意思，誰也不知道，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擁有武裝，已經成了國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一感到他們腳下的根基已經相當穩固的時候，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這件事也就發生了，他們以直接違背諾言、公開嘲弄和企圖把失業工人流放到僻遠省份去而迫使工人舉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義。政府預先為自己保證了壓倒的優勢力量。工人們經過了五天英勇鬥爭，終於失敗了。接着就開始了對手無寸鐵的俘虜的血腥屠殺，其殘忍程度是從那招致了羅馬共和國復滅的內戰以來所未曾見過的。資產階級第一次表明了，當無產階級敢于作為一個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反對它的時候，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

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 1871 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 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皇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财政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普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 1814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

內，甚至局限在 1815 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內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維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無論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属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兰西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們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貴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時間問題罢了。这个時間也就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領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騙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騙，也就除战争之外別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 1870 年爆发了，結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⁶。

必然的后果就是 1870 年 9 月 4 日的巴黎革命。帝国象紙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門前；帝国的军队或是被围困于麦茨，沒有解围的希望，或是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許前立法团的巴黎議員們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編入了国民自卫軍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軍中占有絕大多數，人們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資产者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間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 月 31 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

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委員。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諾言和几个小資产阶級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受敌軍围困的城里爆发內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許繼續执政。

最后,备受飢餓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軍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軍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訂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凱旋进入巴黎;他們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們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內,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們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監視着,不让一个“普魯士人”越出让給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狹窄界限。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軍团放下了武器的軍隊对他們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魯士容克們,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繼續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經締結了和約⁷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級——大土地占有者和資本家——的統治就时刻

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募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市立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件。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⁸。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⁹。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

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鑄成的凱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決議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記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計劃,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結成一个大联盟的計劃。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紹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紹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剝削者們独占了;它們都交給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了。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閉当鋪,因为这些当鋪是专供私人用来剝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贖罪而建立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鮮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決議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決議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來說**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則。有些決議則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

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內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內，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力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綫夺去了涅伊近旁的塞納河渡口；但是，11日，他們向南綫的进攻被艾德將軍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損失。那些曾經斥責普軍炮击巴黎是褻瀆神圣的人們，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魯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們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漸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經表現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議开始进行的談判，这个談判的內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及其他許多神甫交換当时囚禁在克列尔沃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員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說話口气中表現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說話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綫，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占据了穆連-薩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用炮火完全轰平的依西炮台，14日占据了旺扶炮台。在西綫，他們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前的許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駐防的国民自卫軍疏忽大意，他們闖进了城內。控

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魯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愈接近首都的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愈激烈愈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柏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膛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魯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造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薩克森军团，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

*

*

如果我們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們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員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們在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員會中也占統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們多半是蒲魯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絕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則。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們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資產阶级对凡尔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議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魯东主义者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經濟方面的各种法令，無論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魯东主义者負責；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則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負責。正如政权落到空談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無論是蒲魯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嘲弄，做出了恰恰与他們学派的信条相反的

事情。

蒲魯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簡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說：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贅，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則；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則是有益的經濟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魯东說，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¹⁰）。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經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組織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組織不但應該在每一个工厂內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應該把这一切联合体結成一个大的联盟；簡言之，这种組織，正如馬克思在“內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至共产主义，即导至与蒲魯东学說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魯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間已經絕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間也像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一样，完全是由馬克思的理論統治着。只有在“急进的”資产階級中間还可以遇到蒲魯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們是按陰謀学